

宋書文公筆記

宋書文公筆記

宋景文公筆記

宋祁著

中華書局

宋景文公筆記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
學海及唐宋叢書學海類
編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
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

宋景文公筆記上

釋俗

宋 宋祁著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勸於酬辯，錄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爲初月。王珪爲脩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政月爲端月，以正音政爲正，音征令乞廢正，征音一字不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問予，予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語相府，罷之。

國朝有骨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脩日曆，曾究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爲朶，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爲朶，後訛爲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爲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襍槩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廐槩，以首大如廐，故云。一作襍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爲壻。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藥染之。可用辟蠹。今臺家詔敕用黃。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尙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卽曰不鯽溜。謂團曰突。變。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擣辛物作齏。南方喜之。所謂金齏玉膾者。古說齏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卽今黃魚也。形如豕。口與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爲鮓。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鮪鮪居者。

蜀人謂老爲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賊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噫。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脩書學士劉義叟爲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饑矩可喜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集韻曰庸。庸屋不平也。庸與模切。庸同都切。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爭。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買朝請。音才皆作請。音請爛脫。音奪皆作脫。太守。音守作守。周身之防。音去爲防。廷尉評。音去爲評。中。音去與爲中。與若此甚衆。

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爲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擔荷之具。難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爲大。音如舟之極。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之雅。古以車爲車。音居漢以來乃言車。居俗語則曰車。音居則今語爲雅。

今公私文書以勅音資爲敕吏。既書畫有體。不復能改。

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劭。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間爲閑。後人以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龍羅從龜。奪奮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獸。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皐分澤外。獵化爲獾。音萬獸名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已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一作耳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自古

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著論多類之。末年尤與澁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朽。丐於古而出一語。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目品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卽位。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爲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叟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發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摯者也。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濃西春水穀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生熟不盡於前王。藏時曰。自別城中禮數生。

宋景文公筆記中

考古

莒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爲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爲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羹。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卽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常，且常棣，棣也。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鄭玄注禮記。謂槨、梨之臧者。今槨與梨絕不類。康成所指。非今槨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予見蘇頌撰朝覲壇頌。有𠂔虞氏字。館閣校讎官輒點𠂔字側云疑。不知𠂔卽稽字。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鉉、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鉉爲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堯臣但讀陽凝。予曰。陽凝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耳。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字爲學之比。隋有柳詵傳。又詵之訛以玃。易巧矣。予見佛書。以言辯字。多作晉。世人不復辨詰。

學者不讀說文。余以爲非是。古者有六書。安得不習。春秋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人爲公子。夏辨三豕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聖賢尙爾。何必爲固陋哉。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案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圖。圖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圖字也。

焉。本鳥名。能獸名。爲猴名。乙。鷲名。借鳳爲朋黨字。朋本音鳳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

漢書李廣傳。數奇。注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音奇。孫宜公爽。當世大儒。亦從曰數。朔後予得江南本。

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之覺。

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鴟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鴟音介。字當作鴟。此通用耳。鴟雀大而青。出堯中。非武貴所載鴟也。今官本介字誤作芬。鴟字作鴟。鴟亦音芬。鴟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予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讎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大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櫟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口開爲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註。該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

音嗣

顏安樂傳疏廣授琅瑯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爲御史中丞該案艸下完音九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艸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筦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毓爲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

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章昭曰泮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騶鵠之先鳴師古騶音大系反鵠音桂該案蘇林騶鵠音殄絹又挾獮狂該曰獮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秦壹顏以張晏注招搖秦壹皆神名該曰如淳作皐楔皐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皐搖

儲胥胥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陸黃圖云胥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菑呀壑漬該案灑沈菑而呀壑漬兮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蹒跚入西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蹒跚騰騰貌該說啾舊亦作愁章昭音裁梟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爲据云稽顙樹領扶服

蟻伏。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案章本作梨。類樹領。梨類。類。擲地。樹領。領。觸地也。今作稽。類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該案衝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對之弟。如輻輳之衡。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謬。誤爲十三卷。顏曰。誤與撰同。該案字林。誤。專教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尙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北。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勳。京師云。

古人名黑臀。黑肩。牛蝨。犬子。今不以爲雅。迎貓爲食田鼠。讀禮者不曰貓音茅。而曰貓。音苗避俗也。莊子曰。道在屎溺。今爲鄙語。漢書。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驃也。如此語。盡甚。可削去也。

宜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予謂老子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

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發胸臆。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予曰。弼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贊退之。今講易者。已讀弼注。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鉞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纔爲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議貶之。姦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治也。

賈誼善言治。鼂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敘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治至矣。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大醇而小疵。予以爲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

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

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或詆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丸爾。

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曹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爲天下計。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姦人不能搖亂。文帝以一乘車自代來卽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所任宰相。盡高祖時猥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於時詩書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越順德。諸侯軌道。匈奴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尙文。故曰質近實。文近名。文弊則民詐興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字爲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爲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唯劉備爲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

奪其爽以誅戮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終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爲國興亡者蜀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

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學周公姦足以自文故平帝篡。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尙陶匏不敢以人之所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